



莒縣計劃委員會
莒縣農業區劃辦公室

写在前面的话

莒县人民政府县长 郑培松

莒县有悠久的历史，早在石器时代就有莒部落的先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。商为姑幕侯国，周封莒国，秦为县治，汉为王都，后为州为县，而莒名、莒城沿用至今。虽屡遭战乱，饱经沧桑，然历代所留名胜古迹甚多。如：莒国故城、驰名中外的“天下银杏第一树”、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故居定林寺、陵阳河新石器遗址、马鬣风光、齐长城等，更有许多美妙动人的神话传说，有力地吸引着中外游人、名流学者慕名而至，络绎不绝，留连忘返。

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遗产，开发利用莒县旅游资源，在临沂地区计划委员会、国土规划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，莒县计划委员会、农业区划办公室和文化局组成专门班子，广泛走访，实地考察，查阅大量资料，并请有关

专家、学者审核研讨，汇成此册，名曰《莒县名胜》，奉献给大家，敬请参阅、传播，以期使这些宝贵的名胜古迹，在祖国盛世之际，放出它特有的光彩。

此册的编汇，由于受时间、水平的限制，漏讹之处在所难免，诚恳希望各级领导、莒县人民、各地各界人士、港澳台同胞、海外华侨和名流学者、朋友们提出宝贵的意见；更期望为早日修复“莒国故城”的宝贵文化古迹，开发旅游事业，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，振兴中华，富民兴莒，给予关照和厚助！

一九八六年七月

目 录

浮来山·····	(1)
莒国故城·····	(10)
陵阳河遗址·····	(21)
屋楼崮·····	(24)
玉皇山与裴泉龙鱼·····	(25)
马髻山·····	(26)
东莞齐长城·····	(33)
蟠龙山烈士陵园·····	(34)
青峰岭水库·····	(35)

浮 来 山

在莒城之西九公里处，有一座苍郁葱茏，蜿蜒起伏的山峦，这便是远近闻名的浮来山。

浮来山又名浮丘。它虽无泰山之雄、华山之险、黄山之奇、庐山之秀，但却以它特有的清雅灵秀之丰姿和得天独厚的名胜古迹，吸引着众多的游人纷至沓来。

浮来山有三峰，北为“佛来峰”，西为“浮来峰”，南为“飞来峰”，三峰鼎峙而又拱围相连，唯东面略微开敞。三峰名称的由来，据神话传说：在远古时代，有位神仙云游到此，见沭河一带土地肥美，碧水长流，桃红柳绿，景色宜人，但美中不足的是缺乏青山点缀，于是他便从远处挟来一山安放在此，即“佛来峰”。后来水神漂游到此，见独峰耸立，孤单无侣，于是也施展法力，从水上漂来一山与佛来峰相依为伴，即“浮来峰”。两峰相联不成格局，一夜之间不知从何处又飞来一山，座落在两峰南面作为屏障，即“飞来峰”。于是三峰耸峙，如龙蟠虎踞，迤迤连绵。世代相传，人们把三峰统称浮来山。

神话传说，固不足信。但从山上多次发现三叶虫化石和其他海生动物化石来看，说明早在4.9~4.4亿年前古生代奥陶纪，浮来山确实曾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，沉积了深厚的岩层。由此可见，说浮来山由海上漂来，其实是不无根据的。

〔定林寺与天下银杏第一树〕

从山的东坡进入蜿蜒起伏的入山大道，两旁苍松翠柏，参天蔽日，密密匝匝，幽深蓊郁。顺道西上，便进入一个三峰环抱、幽密深邃的山坳。在峰回路转，树林荫翳中，千年古刹定林寺依山傍水，雄居于佛来峰下。顺石阶仰望，高高的山门上悬着一块黑色匾额，上书“定林寺”三个金色大字，苍劲雄浑，庄严肃穆。寺的右侧立着一通石碑上刻“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并镌“刘勰故居”四个大字。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晚年遁迹之地。

定林寺始建于南北朝时代，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。全寺南北长九十五米，宽五十二米，总面积为四千九百四十平方米。整个建筑分前、中、后三进院落，以“大雄宝殿”为主体向前后左右展开。东西两庑对称，依山势向后逐级升高。大雄宝殿建筑雄伟，飞檐螭首，画栋雕梁，轩敞疏朗，典雅大方，颇具北方古代建筑风格。殿内原有如来佛和十八罗汉塑像，或立或坐，或仰或卧，各具姿态，栩栩如生，可惜已不复存，现仅把壁画恢复。进得寺院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株“天下银杏第一树”，它岿然屹立，枝叶参天。树高二十六点三米，周粗十五点七米。至于树的年龄，据《左传》记载：“（鲁）隐公八年（公元前715年）九月辛卯，公及莒人盟于浮来。”可见树龄已在三千年以上。有诗描述它的生平经历：“暮看银杏树参天，阅尽沧桑不计年。汉柏秦松皆后辈，根蟠古佛未生前。”清朝顺治甲午（公元1654年）莒守陈全国立的一方石碑上镌七律一首，诗云：“大树龙盘会鲁侯，烟云如盖笼浮丘。形分瓣瓣莲花座，质比层层

螺髻头。史载皇王已廿代，人经仙释几多流。看来今古皆成幻，独子长生伴客游。”近经中央林业部专家鉴定，此树实为“全国银杏第一树”。

几千年来，这棵古老的银杏树，虽历经风风雨雨，但至今仍以它特有的生命力，茂盛生长，枝叶扶疏，生意盎然，冠如华盖，繁荫数亩，阳春开花，金秋献实，年复一年，生生不已。在炎夏之日，汗流浹背的游人，来到树下，顿感暑气尽消，逸兴遄飞。近几年在树的主干上，也常见生叶结果，蔚为古树之奇观。古老的银杏树好似在向人们显示：生活在新中国的八十年代，它也显得更加年轻了。

古老的银杏，从古到今倍受推崇。《十万个为什么》一书讲到了它。印度尼西亚的刊物，对它进行了描述，并刊登照片。1982年，联合国科教组还向全世界播放了它的近影。巍巍银杏树，可谓身历古今，誉满中外。

〔刘勰校经楼〕

从银杏树下，进月洞门，有一所清雅小院，这便是定林寺的中院。院内垂槐罩地，青桐参天，桐槐深处，有一幢二层小楼，玲珑有致，造型古朴。门匾上镌刻“校经楼”三字，为郭沫若1962年题。据《南史》载：“定林寺经藏，勰所定也”。此楼乃为当年刘勰校经藏书之处。

《梁书·刘勰传》载：“勰，字彦和，东莞莒人，早孤，笃志好学，家贫不婚娶。”刘勰生于公元465年，即南北朝时期，约卒于公元532年至539年之间。他家世寒微，地位低下，幼年丧父，继之丧母，孤苦伶仃。但他笃

志好学，博览群书，精研经论，到三十七岁，便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《文心雕龙》。全书分十卷五十篇，计三万七千余字，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巨著。它“基本上概括了从先秦到晋宋千余年间的文学面貌，评论了二百多个作家，总结了三十五种文体，相当全面地探讨了文学创作，文学批评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艺术方法，并建立了体大虑周的理论体系。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，《文心雕龙》是有其重要贡献的。文学创作上的许多重要问题，如艺术构思、艺术风格、继承和革新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、文学和现实的关系等，刘勰在总结前人点滴意见的基础上，第一次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专题论述。”（注）此书成稿后，颇受当时文人学士的赞赏和推崇，刘勰由此声名大振，做过梁朝的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。但宦海茫茫，仕途坎坷，刘勰并不得意。晚年他看破红尘，便遁入空门，剃发为僧，法号慧地。他曾在京口定林寺编撰《众经要抄》。晚年返籍，在浮来山创建寺院，仍定名为“定林寺”。晨钟暮鼓之余，埋头校经，直至圆寂，埋骨塔林。浮丘塔林不只代代相传，且有资料可证。据《高僧传》：“隋仁寿中岁，昙观奉敕送舍利于本州（莒州）定林寺。”明嘉靖《青州府志》、清嘉庆《莒州志》均有此类论述。可惜塔林为清康熙七年（公元1668年）大地震毁坏。后人哀悼，题咏崖壁：“铁佛悯莒归地府，彦和碑碎遗荒坟。”当年定林寺最后一位住持僧佛成（卒于1942年前后）在世时曾多次指点他的墓塔遗址就在寺西。每年清明节和“浴佛节”（农历四月初八），佛成总要到遗址前做佛事，以示纪念。

校经楼现辟为“刘勰生平陈列馆”。馆内悬挂着黑白

龙、王小古等著名画家创作的刘勰肖像，两边是著名文学史教授陆侃如撰写、蒋维崧手书的《刘勰生平》和《刘勰年表》，还陈列着《文心雕龙》的各种版本和当代研究文献及纪念文章。古今文人墨客来山瞻仰者，面对这位文学评论大师莫不肃然起敬。触景生情，追思怀古，写诗以颂者代代有人。邑人张竹溪诗云：“东阳车下博闻名，燔发归充退院僧。贝叶手编云外寺，莲花心印佛前灯。高人遁世原无闷，才子谈经定上乘。天为生公留福地，一声梵呗远山应。”

1978年，全国文联副主席陶钝同志专程前来瞻仰刘勰故居，思古感今，挥毫成联：“为寻古迹留鸿迹，几见文心向佛心。”两句十四个字，字字凝炼，掷地有声，寓意深刻，耐人寻味。这确是符合刘勰提出的“衔华佩实”、“文质相称”的文学创作宗旨的。

出校经楼院落，沿石阶北上，便来到第三进院落，即“三教堂”。三教者，儒、道、佛也。当年曾供有孔子、老子、释迦牟尼三人牌位，现辟为《文心雕龙》学术讨论专题陈列室。院内有同根并茂的银杏树四株，大逾三围，传系唐朝栽植，堪称后起之秀。院中道路两旁有石碑各一通，西面的“浮丘八观”诗最引人注目，其中写定林寺一首云：“萝磴松泉锁碧岑，山腰布地尚遗金。琳宫缥缈烟霞古，铁佛庄严岁月深。飞阁星寒悬树影，残碑苔蚀卧花荫。萧梁事业雕龙迹，空听霜钟报定林。”

注：陆侃如、牟世金《文心雕龙译注》齐鲁书社1981年本引论106页。

〔怪石峪〕

出定林寺山门南去，便是一条曲曲折折的溪涧。上有小桥，名曰“柳桥”。阳春时节，站在桥上，但见藤萝绕柏，紫花串串；小燕穿柳，绿丝飘飘。翠竹萧萧，松涛阵阵。清冽的流水，回环曲折从桥底跌下，浪花激溅；如玉碎珠迸，晶莹皎洁。这便是有名的“柳桥飞瀑”。溪水缓缓东流，汇入池中，这便是浮来八景之一的“清泉峡”。池水经龙头流出，如玉液琼浆，清冽甘冽，誉为“龙泉吐液”。人为景醉，情由景生，真令人心旷神怡。

过柳桥向南不远，但见一片怪石，其状如睡狮、如奔马、如卧牛，形态各异，妙趣横生。巉岩不足喻其怪，嶙峋不足状其奇。至此，你会惊叹大自然的造化之功，是多么奇妙。这就是浮来八景之一的“怪石峪”。古人有诗赞曰：

“天孕灵奇此峪中，胚胎石骨透玲珑。泥涂坚抱峥嵘气，岩壑深藏磊落风。具体浑成仙佛鬼，一拳缩小岱恒嵩。定须贡作琼华岛，莫因嵌崎负化工。”

在怪石峪摩崖上，镌有许多历代名人题咏，可惜已斑驳不清。其中一首云：“古木扶苏六代余，古人曾说此幽居。贝叶莲花今何在？不抵雕龙数卷书。”堪称诗书俱佳。

在那怪石丛中，树荫蔽处有一六角飞檐红亭，是为纪念《文心雕龙》成书一千四百六十周年而建。郭沫若同志亲自命名并题写了“文心亭”三字，镌石立碑。亭内巨石上镌有“象山树”三字，字大盈尺，沉雄豪劲，浑穆苍古，有古银杏之风范，落款为“隐士慧地题”。据传为刘勰的亲笔。“象山树”应做何解？其说不一：一说银杏树寿与山齐；一说三字

各指一事，“象”（通像）谓寺内众多造像，“山”即浮来，“树”指银杏，三者构成浮来胜景。

〔 云龙崖 〕

出怪石峪东行，越沟壑、穿蓁莽。便到飞来峰东麓的“云龙崖”。云龙崖南北走向，长一百多米，高二、三米，象一条人工绣成的腰带束在飞来峰上。这片天然形成的图案，象乌云叠涌，蛟龙厮缠，蜿蜒凹凸，错落有致；在杂树掩映下，远远望去似有起舞飞动之态，蔚为石中之奇观。

〔 救生泉与卧龙泉 〕

定林寺南去数十步，有一山泉名“救生泉”，据莒志记载：清朝咸丰年间，捻军过莒，官兵追杀，附近乡民入山避难，因水源不足，掘地尺许得此甘泉，故名。今在泉畔立有石碑，镌有“救生泉”三字。

在柳桥西面的石壁之阴，还有一泉，泉畔也立石碑，上镌“卧龙泉”三个大字。泉口呈方形，泉的内壁砌一石雕龙头。当年所以如此修砌和命名，是根据一段民间传说。据说昔年有条恶龙，能呼风唤雨，为害浮来百姓。浮丘公怒，乃将恶龙压在浮来山下，此泉为头，朝阳观“龙泉”为尾。浮丘公勒其永远吐水，造福山民。

〔 朝阳观和莒子墓 〕

出定林寺沿盘山路西行东北折，可到达“朝阳观”。朝

阳观原名“龙泉寺”，因旁有龙泉而得名。据传唐代初年，僧道相争，道教得胜，便改名朝阳观。此观三面环山，一面向阳，是一藏风聚气的山坳。据传此观当年香火旺盛，因年久失修，现在只剩两座殿堂。观的东面有“龙泉”，过去因为在此祈雨而得名。泉水清冽旺盛，干旱不涸，泉下砌一水池，用以蓄水。

从朝阳观北去里许，有一座山丘似的坟墓，系用黄土层层夯成。墓呈方形，边长一百五十米，高三十米，占地三十四亩，这就是莒子墓。清嘉庆《莒州志》载：“莒子墓在城西二十里浮来山。”即指此墓。古人有诗凭吊云：“孤冢萧萧峙涧阿，那寻荆棘问铜驼。莒生残鼎无香火，鹤倚古松想玉柯，……”。遥想当年莒子的豪华威仪，看看眼前的苍凉景象，诗人不禁发出兴亡盛衰之叹。

莒之浮来，不仅以千年古刹和银杏之王蜚声中外，其漫山果树也远近驰名，所产苹果以香、脆、甜著称。阳春三月，果花盛开，香气四溢，令人陶醉在梦幻般的诗情画境之中。在天朗气清，金风送爽的季节，浮来山又另有一番风味。那挂满枝条的葡萄，闪烁着淡绿或深紫色的光泽，令人馋涎欲滴；那满山的苹果，压满枝头，绿莹莹，红艳艳，发出诱人的芳香。新建的那玲珑精致的茶亭，可供人们纳凉休息，并可尽情品尝那卧龙泉水和浮来水果。

走进秀丽的“听朔园”，那里牡丹、月季成畦，茶花、杜鹃成片，姹紫嫣红，艳丽多姿。名贵花卉近千种，分类栽培近万盆。游览者可任意选购。一年一度的“菊展”，更是别开生面，盆成列，花成山，五颜六色，争芳斗艳，真使人扑朔迷离，目不暇接。

浮来山尚有三景，虽已踪迹模糊，但均见于方志。昔日飞来峰顶为野鸡集群处，下有山泉滴水咯咯有声，与山鸡啼鸣相应和，别具异趣，人们把此处称“弼鸡岩”。古人曾写诗抒情，“……试上高台听弼弼，空余明月照泉流。”在柳桥之下，涧溪之侧，有“清泉硿流”四字，但并非人书，系石之筋纹构成，以水润之愈显（见寺碑和《重修莒志》）。在飞来峰南麓，有一石洞，名浮丘洞，相传内有浮丘公造像。浮丘公即浮来之主宰，有人也曾以诗记之：“浮丘翁旧憩浮丘，列岫曾经控鹤游。万树鸡栖山翠晚，千年人去洞云留。……”经清康熙年间大地震，洞被破坏，有待探查。

古老的浮来，古老的银杏，古老的刘勰故居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历尽多少兴亡盛衰，经过多少风风雨雨，但它在莒城西域仍巍然屹立，千百年来为多少骚人雅士、黎民众庶所向往，所吟咏，所赞叹。而今欣逢盛世，政通人和，巍巍浮来，必将进一步放射出灿烂的光辉。

莒国故城

在山东东南部，鲁中与滨海山区之间，有一片冲积平原，莒国故城（即今莒县城）就座落在这块平原的中心。潍徐、石泗两公路在它的西边交叉而过，沭河之水从它的东面滔滔南流。

莒城曾是一座古老的都城，它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。这个有三千余年历史的古城，商为姑幕国，西周分封为诸侯国。开国君主是兹舆期，建都计斤（一作介根，今胶县西南），春秋初年迁于莒（今莒城）。辖今安邱、诸城、沂水、莒县、日照等地。至于为何称“莒”，汉代史学家许慎曾说：“齐谓芋为莒”。莒人食芋，这是“莒”字的由来。秦灭六国，改莒国为县治。西汉文帝二年（公元前178年），因朱虚侯刘章诛诸吕有功，置莒地为城阳国，封刘章为城阳王。汉以后历代设州设县。

西周时建的莒国国都，规模相当大，面积近百平方华里，为现在莒城的六倍多。《水经注·沭水》载：“其城三重，并悉崇峻，惟南开一门，内城方十二里，郭周四十许里。”今之莒城垣，是元代缩，明代砌之以砖，因而有“三摞莒城”之说。莒之城垣，确系三重。外郭和子城系周至汉代所建。故城外郭除东面模糊不清外，其余三面残垣犹存。现在西北城门口，尚存城垣高五至六米，宽五十米，长二百余米；南垣高二至三米，宽四十余米。五十年代初，从立

“莒国故城”的碑志地点起，向东北延伸，尚有完好的子城城垣三华里许，用巨石和三合土筑成，高四、五米，宽五、六米。上面荆棘丛生，常有游人散步。五十年代末才被拆除。现在南面的子城尚存残垣七百余米，高八至九米，宽四十米。城垣之上，杂树葱茏，绿草如茵，宛若一条绿色的长廊，煞是壮观。当年的城壕，碧波泱泱，象一条翠色的玉带，束着古老的城垣。古老的城垣，经受了三千年的风风雨雨，但仍然轮廓清晰，它是莒国故城悠久历史的见证。

在故城周围，尚有一些历史名胜古迹载之于史册或见之于物证：

〔且于门故址〕

在今酒厂西面，五十年代时，南、西两面皆有很高的土城垣，中间一条通道，颇具气势，这便是春秋时期莒国都城的西南门，即且于门。古代曾立碑以志（该碑现存莒县博物馆）。另据《重修莒志》记载，故址“在县西北六、七十里。”具体地点，据《莒县地名志》考：在今果庄乡茶城一带；《临沂风物志》载文说：在今莒县天宝乡城子岭一带。关于且于门，还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历史故事：齐庄公四年（公元前550年），齐攻晋未遂，回师袭莒，兵临城下，齐将杞梁与莒国国君在且于门展开激战。杞梁战死。《左传》云：“襄公二十三年，齐侯还自晋，不人，遂袭莒门于且于，伤股而退……”。噩耗传到临淄，杞梁妻痛不欲生，全身缢索，出临淄到长城（齐国长城）边迎丧。她哭夫十日，城墙崩塌，便投入淄水而死。这便是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由

来。晋代左芬曾赞云：“夫卒莒境，郊吊不宾，哀崩高城，诉情穹旻……”。后来，人们大约出于对暴君的憎恨，便把这个故事附会到时间晚了三百多年的秦始皇身上。而且通过说书、唱戏广为流传，深入人心。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对这一点曾作过研究。他说：“一个春秋时期齐、莒战争死去的杞梁，竟变成了秦始皇修筑长城而埋在里面的万喜良。一个知礼却君郊吊的杞梁妻，又变成了哭崩万里长城的孟姜女。”并成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。

〔乐毅垒〕

在莒城东南约三华里处，原有一堆象小山似的巨石，这就是“乐毅垒”。相传公元前284年，燕昭王采纳了乐毅的建议，联合了五国（楚、韩、赵、魏、燕）兵力，以乐毅为大将攻伐齐国。五国兵精将锐，齐军望风披靡，故连克齐七十余城，包括齐都临淄，唯莒和即墨二城未破。《国策·齐六》载：“燕攻齐，取七十余城，唯莒、即墨不下……”，时齐湣王也只身到莒避难。乐毅率大军团团包围了莒城。并在城东南方用巨石垒筑高台以侦察城内情况。由此，历代相传称此台为“乐毅垒”，后人曾有诗曰：“古城东望草萋萋，未许长河限马蹄。负郭千廬成壁垒，提封千里捲青齐。霞明远树惊烽火，风动寒涛忆鼓鼙。往事已醒蕉鹿梦，空余残址对流澌。”

〔国土桥〕

在今莒县图书馆西南的护城河上，原有一长六米，宽三

米许的石砌五孔桥，名“国士桥”。桥西侧有古碑两方，一为卧碑，传系唐代所立，因年久剥蚀，碑文已不清，唯篆额“国士桥”三字尚可辨认；一为立碑，其上亦书颜体“国士桥”三字，款题“宣德十年重修”，系明代遗物。在两方碑的稍南不远处，还有一碑，碑身完好无损，正面隶书“国士桥”三字，系清康熙元年，知州韩弘度所立。历代何以这样重视此桥并命名为“国士”呢？韩弘度所立的石碑背面有着简略的说明，大意是：春秋时期，有个名叫柱厉叔的人在莒国为官。他忠君爱国，智深虑远，但得不到莒国国君敖公的赏识和重用。他见敖公昏瞶，国事日非，不忍心亲眼看着莒国的覆灭，于是愤而离莒，到一个孤岛上居住，过着夏用菱芡充饥，冬以橡栗为食的孤苦生活。后来敖公果然人亡国破。厉叔听说后要回去以死殉君报国。和他共同生活多年的好友劝阻他说：“你当年是因为敖公昏瞶不明，不识贤才，才离开他而到孤岛上来的，今又为何要为他去死呢？”厉叔说：“过去我一直是忠君爱国的，因敖公不信任、不重用我，我才离开了他。如今他因为不听我的劝谏而国破人亡，我如果不去，那就证明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忠君爱国、值得信任和重用的人了。我今去以身殉国，以此警劝后世那些不识贤臣，类似敖公的国君，再不要重蹈误国之辙了。石碑的原文是：“柱厉叔，春秋仕莒敖公。自以不为所知而去，居海上。夏食菱芡，冬食橡栗。敖公有难，厉叔辞其友将往死之。其友曰：‘自以为不知，故去，今往死之何耶？’厉叔曰：‘自以为不知，故去，今死而不往，是果知我也。吾将死之，以愧后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。’”厉叔毅然回归莒国。他站在五孔桥上，见城郭依旧，敖公已亡，阉阉破败，